

綱鑑易知錄

漢

十之

113  
537  
7



413  
號 537  
卷 7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十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  
花房仙丈郎氏寄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祖高皇帝

綱 己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

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

十二月圍籍垓該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書法漢何不書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 漢高帝

韓信彭越  
期會不至

篇也。周殷曷為書誘歸功賈也。項籍何以不書誅。前書討項籍則足以名其為賊矣。不必書誅可也。明籍負弑君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目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在河南開封府陳州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壘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問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

漢軍四面  
皆楚歌

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即壽州見上卷十三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在鳳陽府靈璧縣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枕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史記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離。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音追。闕音闕。歌終也。

騎直當也夜潰會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江

北西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臺上聲曰左左乃陷大

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乃有二

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

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於是大呼馳

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謂其騎曰何如皆

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在和州城北亭長見八

七以樣船附也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

項羽不渡烏江

魯城絃誦之聲

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

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

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

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

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山名

東兗州府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

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綱王還至定陶。今山東兗州。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發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

漢王將將之能

明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而

又復改封略無二毫，不平之意則綱春正月更立齊他呂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綱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韓信至楚，名漂母

賜千金，名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漂母少

卷六綱二月王即皇帝位。法書得天下之辭有三，即皇帝

矣。立為皇帝，發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不宜立者也。明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

始即尊位。三也。綱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

位於汜。汜水在山東兗州府曹州之陽。綱帝西都洛陽。今河南

兵罷歸家

洛陽縣。綱夏五月兵罷歸家。法書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

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註見二

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註見二

十卷。二十銷兵器，見八卷。綱置酒南宮。法書置酒何以

三毀兵仗，見四卷。十二。綱置酒南宮。法書置酒何以

也。綱置酒洛陽南宮。在洛陽縣東北。上曰：吾所以有天下

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

三者皆人傑

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綱**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目**田橫見上卷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今名田橫島。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名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

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

城廐置置馬以傳驛處。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

甚矣。且吾烹人之兄酈商兄，食其見上卷二五。與其弟酈商並肩而

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

捧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去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

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綱**以季

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目**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

窘辱帝，籍滅帝，購求以財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田橫不肯事漢

田橫客

朱家說滕公

三族布乃髡坤剃髮鐵束頸為奴自賣於魯朱家魯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買而置之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夏侯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楚本平之墓見四卷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今江南徐州西短兵接短兵刀劍也戎車相迫長兵不施故用短兵以相接擊帝急顧謂丁公曰兩

賞季布

賢豈相尾阨哉兩賢丁公與高帝尼困也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行示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平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書書賜姓始亂宗屬矣目齊人婁敬戍邊日戍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過

關 寡敬請都

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  
洛陽為東都上曰然敬曰洛邑天下之中見同上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謂關中秦都也被山帶河

關山遮蔽如被

河渭環繞如帶四塞以為固四面山卒然有急百

萬之眾可具此亦搃厄天下之亢音同而拊其背也

搃持也亢咽喉喻關中拊擊也背喻天下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關東也

秦關東人為六國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

成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有澗免池今河南河南府澗池縣倍同河

向洛河洛二水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

金城天府

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今陝西西安府見八卷十左殺

函殺山右隴蜀隴西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天所造之國

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

姓劉氏

致堂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

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

自違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

綱張良謝病辟壁穀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

書辟穀後書卒目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導引氣

張良謝病 辟穀

綱鑑易知錄 卷之二十一 漢高帝



命其和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體欲其柔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見八卷六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遊

欲從赤松子古仙人遊耳

子房托於神仙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綱秋七月趙王張耳卒目子敖嗣教尚帝長女魯元

公主為后綱後九月治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

綱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

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曰不以反書是信未嘗有反

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為侯不知所赦何罪哉目楚

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

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阮鏗豎汝子耳帝默然又

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

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促之戰也

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在湖

陳平請偽遊雲夢

廣德安府安陸縣

會諸侯於陳

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陳楚之西界信聞

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

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

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也蒯徹言見上卷狡兔死走狗烹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見四卷天下已定我

固當烹遂械繫以歸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

中定都關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上聲瓠水水盛水

果若人言

高屋建瓴

譬其向也夫齊今山東青州府東有琅邪山名在青州府諸城縣即

墨縣名濱海屬山東萊州府之饒南有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之固西

有濁河黃河也之限趙故曰限北有渤海海旁出為渤海在濟南府長

清縣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今江

安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同

羞與絳絳侯灌灌嬰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

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

多多益善

高帝善將

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見八卷非人力也綱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剖分也符見七卷九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始封功臣鄼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披堅執銳貫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

功狗功人

張良願封

陳平不背本

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今江蘇淮安府邳州與上會見八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去聲臣願封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有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杞縣西北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見上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綱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微時外子為齊王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故也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

漢高帝

十

唐仲友曰古之有國家者必衆建諸侯以為藩屏所謂以人為形勝者也秦不師古以天下而自私自利孤立而亡宜矣故漢懲其弊大封同姓以制異姓宜若利及萬世而卒致七國之變蓋由其封國太大故也使其依先王大國之變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吳楚之變哉

見七十二卷十七

綱以曹參為齊相國書齊相何且參之至齊盡召

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聞膠西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有蓋蛤公善治黃老黃

治道貴清靜

子言使人請之蓋公為去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府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治大同府馬邑

縣綱封雍齒為什方侯目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見八卷九望見諸將

諸將坐沙中語

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謂侯曰陛下起布衣

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

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

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謂侯曰陛下

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有故怨數朔嘗窘辱我謂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

雍齒尚為侯

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今四川成都府什加縣侯。而急趣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張良因事納忠

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音缺音厥。缺望，可謂善諫矣。註猶言怨望也。

綱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法書。此殊禮也。綱目備書音書四。蕭何、董者四，惟蕭何得書賜註音卓。曹操、劉裕。目詔定元功十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

蕭何萬世之功

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調身遁輕身走出也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現糧，何轉陸漕水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乃封千秋為安平侯。今直隸真定府安平縣。侯綱帝歸櫟陽見上。綱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書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其法追尊先妣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

擁篲迎明

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音媪音襖母稱也目上五日  
 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註始皇見八卷二  
 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平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  
 後上朝太公擁持也篲掃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  
 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綱秋匈奴寇邊圍  
 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目初匈奴畏秦北徙見八及  
 秦滅復稍南渡河單蟬于猶漢言頭曼有太子曰  
 冒墨頓特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

叔孫通起朝儀

曼自立悉復蒙恬見同上所奪故地控引弦之士三十  
 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見上信使使求和解漢  
 疑信有二心使人讓責也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  
 奴遂攻太原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綱令博士叔孫通  
 起朝儀目帝悉去上聲秦苛何繁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  
 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名魯諸生  
 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  
 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命易知度鐸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最本作蕞。引索為綿，立表為蕞。謂以茅翦植地，以索牽之，為纂位尊卑之次。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龜山楊氏曰：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

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其旨矣。

綱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曰長樂宮

見上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平旦也謁者掌賓贊受事之

官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向衛官依同陞升

階之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見下

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

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諸侍坐者皆俯

今日知為  
皇帝之貴

抑首以次起上壽上酒日稱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  
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  
掌禮儀祭初秦悉內納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  
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

叔孫生器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  
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  
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  
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  
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  
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  
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  
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

以諸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  
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

綱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  
圍平城七日乃解目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  
走匈奴上聞冒頓居代谷在山西大同府蔚州使人覘諂平去  
窺視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現老弱羸畜去休  
聲也聲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即費敬  
往使未還悉兵二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  
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如羸瘠老弱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上怒

劉敬料匈奴



罵曰齊虜敬齊人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故城在山西太原府代州遂先至平城今大同府大同縣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

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

諫厚遺去聲闕煙氏支猶漢言皇后冒頓乃解圍去史記陳平祕計

世莫得聞集覽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言漢有此美女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漢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依集覽則計非祕矣

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號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今直隸保定府完縣侯

平

陳平六出奇計

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史記陳平凡六出奇計或

頗祕世莫能聞也集覽請捐金行反開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僞遊雲夢縛信五也

今解白登之圍六也依集覽則計何奇焉

朱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

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

易敵復諫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畏兵厭功不

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

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註音咸陽懷安

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

見八卷三一彭城驕

縱而敗見上卷十二

郭大有曰陳平佐高祖取天下其功雖多然不

過襲戰國詭譎之餘風遺俗漢治雜霸平倡之

陳平奇計  
何足貴

君子之大道計雖奇何足貴哉他日呂后問以  
身後之事高祖獨舉陵勃而不及平素有以窺  
其心術之註音諸呂叛逆見下卷十一呂  
不正矣註音后問身後事見下三十一

綱十二月還至趙法書至危也目上還過趙趙王敖見上

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

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殘也懦王

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

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去聲出言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何洿汗同王為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去聲耳綱

匈奴寇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代王喜帝兄棄國自歸立子如意

戚夫人為代王綱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法書治

樂宮嘗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為不書過度目上

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未央為賢相之累也目上

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蕭何治未央宮在長安縣西北

詩夜未央央勤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何何擾亂數

政之義也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

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

以重威且無令平聲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見

徙都之二

蕭何治未  
央宮

此蕭何深意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其意深矣關中形勝之地何欲帝據形勝定根本故大建宮室以堅其都關中之意又不欲帝窺其祕也乃假為是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何之意不欲明言又不欲不言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樂都關中也

綱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直隸真定府真定縣

目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貫高等

壁人於廁次中置入於廁壁之中以刺帝廁溷池也上欲宿心動而去

綱十二月還宮

綱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書謹始也

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特書結自我也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

遣劉敬使何奴結和親

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見上殺弑父妻去母冒頓以鳴鏑射殺其父頭曼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以適嫡長公主天子女

周制天子嫁女諸侯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後代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

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見上生子必為太子冒

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見上可無戰以漸

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人子名為長

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

龜山楊氏曰妻敬之說何其謬也夫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哉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子

之父乎。然人主厭兵故。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哉。

徙齊楚大族豪傑于關中

綱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于關中。且劉敬言匈奴

河南地見八卷七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人馬不帶一甲日輕騎

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即關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

齊大姓。楚昭屈景楚三姓莫能興。今關中見上少民。北

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去聲而臥

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

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

懷田懷與田齊二大族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

不征。凡十餘萬口。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

為趙王。且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告者謂非常之事斥言

反背。於是逮捕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又逮者

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

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

不反者。乃轅咸上聲車膠致。同轅。轅車。車上著板。四

所見膠致。膠密。請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

五。見。王。家。奴。以。從。上。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

不知。撈邦笞刺。威剄。也。撈亦笞也。剄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

貫高自王不反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

漢高帝

復言廷尉見八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薛公曰臣

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後猶過上

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否高曰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

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赦廢為宣平侯而

徙如意見上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自

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

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喉也遂

死上名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貫高仰絕  
尤死

貫高小亮  
不塞大逆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秘行不贖  
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綱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綱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見上

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皆立廟何  
法譏非古也綱以周昌為趙

相趙堯為御史大夫目定陶今山東兗州  
府定陶縣戚姬有寵

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

類已常畱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晉之皆

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

吃吉口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期期

此難以口舌爭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去聲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故城在直隸河間府獻縣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起。里季。夏黃公。角六。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今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固請其

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命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綱九月。代相國陳豨喜反。帝自將擊之。目初上以陽夏今河南開封府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太康縣。無忌戰國魏公子號信陵君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寒。邯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特漳水。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東。流至河南彰德府林縣界。吾知其

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今直隸真定府亡二十城。請誅守尉郡守。

郡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

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告白於上而見之也。四人封各千戶。以

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

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古人。上曰。吾

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

夷三族。書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法書何諱之也。曷為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

高帝不愛四千戶

信 呂后殺韓

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曰冬。大尉見下。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

周勃道從太原。入代今山西大地。同府蔚州。陳豨軍敗。

淮陰侯信舍人左右親近之人弟上變告見上。陳豨前過趙

代。過辭信。信辟壁也。屏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

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

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

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

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臺上聲。欺也。信入賀使

功過當相

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見上卷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致堂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紀信之功，許信之罪，各盡其道。迎陳見上八，自王見上而無負矣。註音卷二七失期見上一

綱帝還至洛陽，目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也。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言秦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

文帝

求遺賢詔

也。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上曰：置之。

綱立子恆為代王。綱二月詔郡國求遺賢。書書求遺法賢何美

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年於此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目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去聲之駕身自往勸為之。



呂后殺彭越

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癯病。勿遣。綱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書書梁王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目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責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去聲。擒同。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官名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下使。去聲。掩襲梁王。囚之洛陽。見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轉去聲。驛遞也。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

樂布奏事越頭下

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去聲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見上卷。敗滎陽。見上卷。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見上卷。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何。細也。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綱夏四月。還宮。綱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駝為南粵王。目初秦

南海郡名治廣東廣州府尉任囂病且死名龍川今廣東惠州府龍川縣

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吸絕道聚兵誅

秦吏擊并桂林今廣西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陸賈使南越

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見上

陸賈說稱詩書

九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說佗令稱

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

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也汝公謂帝自居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

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向使秦

陸賈新語

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

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

成敗之國賈乃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以素所未聞故名

綱帝有疾目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

餘日舞陽今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侯樊噲排推開闥宮中直入

拆闥直入

薛公料點  
布三計

大臣隨之。上獨枕去聲。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今江南徐州，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敗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見八卷十乎。帝笑而起。綱秋七月，淮南見上卷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目初，淮陰侯死，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

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去聲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吸。號。各之書。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見上卷十四之粟，塞成臯見上卷六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故城在江南，歸重輜重於越，越地身居長沙今湖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之徒。見八卷二十一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

長沙王誘  
誅黥布

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  
死擊楚楚敗遂引兵西賈帝從兄  
楚帝弟交

綱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奇西布亡走

長沙王臣誘而誅之法書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  
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

於誘矣書長沙發英布之死則史皆以殺書至綱目  
王臣予其功也明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

反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

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

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繫音涇渭  
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涇渭

甚上望其置陳陣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

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

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  
嗣父為長沙王使人誘與走越殺之綱帝

還過沛復福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預書特書也其特  
法書何譏也以

為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

春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  
無有所與復春陵見二十卷十七復南頓見目上  
又甚矣註音二卷八復潞州見四八卷十九

還過沛今江南徐  
州沛縣畱置酒沛宮在沛縣  
治東悉召故人父

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筑似  
竹

瑟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

過沛復其  
民

大風歌

以太牢祠孔子

泣數行杭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謂復除其賦役。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綱**立兄子濞，譬為吳王，**目**更以荆為吳國，濞喜，帝之子也。**綱**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牛曰書，太牢，法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阮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祠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發。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始特書美之。**明**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

叔孫通諫易太子

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阮學士天下人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元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註音枘音瑞，鑿音曹，去聲。倥偬音孔總。溺冠見此。辨圓枘而方鑿，今吾固知鉏鋸而難入，倥偬不暇也。鉏音阻，鋸音阻語。**綱**遂還宮，**目**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見四卷七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見八卷十一今必欲廢適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

四人鬚眉皓白

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待留侯所招四人者從。見上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見同上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

羽翼已成

翼已成，難動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下蕭何廷尉獄

綱

下

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法書

美改過也

明公

遂惟就所以受明者言人臣進言納諫不可直

牖室之

詳載其首

事云

盟而

賢於

之雄傑

若審有

可故聽

安太子

之雄傑

賢於

盟而

詳載其首

事云

牖室之

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與天子交相唯諾於一堂之上者也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漢都今陝西戮辱之可乎哉目蕭何以長安安府長安縣地陜

上林苑名在西安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

藁禾稗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見入卷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諫擊蕭何

王衛尉官名王姓史失其名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

暴也上曰相國多受賈古豎汝金而為之請吾苑以

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人之金乎帝不懌即赦出之何人謝帝曰相國為民

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

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綱燕王縮盧謀反春二

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綱詔陳

樊噲討盧周勃代將樊噲軍

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轉去聲噲詣長安目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天子初崩

日晏駕蓋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見上之

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

馳傳驛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晉呂后之夫。今女弟名嬃。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見八卷三召噲。反接反縛兩手載檻車同。見上。傳驛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綱。夏四月。帝崩。目上擊鯨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也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辨鵲春秋時良醫也。姓秦。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撞

安劉之功

戇愚也。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交。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也。汝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見上十四。綱。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天子葬地。曰陵。目。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八卷三。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次謂第其輕重也。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攬撫秦法。作律九章。攬。撫。拾取也。攬音均。音職。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張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音職。者。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十四。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十四。



又與功臣剖符

見上

作誓

剖符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日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彌

國以未存

丹書鐵券

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

爰及苗裔

金匱猶金滕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藏

祿金匱石室

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為室置

其中

金滕

藏之宗廟

使與國雖日不暇給規模弘

見二卷三一

遠矣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一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歲而崩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綱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目太后令永巷

宮中獄名末長也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

囚戚夫人

令春

充使

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

見上卷

曰高

惠帝至性

人疑

帝屬祝也。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諫也。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朕去聲。亦作鴆。鴆毒鳥。以其毛。瀝酒飲之。則殺人。飲聲。遂斷。短戚夫人手足。去。上聲。眼人疑。名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孝惠未知大義

兩龍見蘭陵井中

司馬溫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綱。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見上來朝。曰。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醪。見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捧也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莒州為魯元公主湯沐邑。見上  
 卷二。乃得歸。綱。春正月。兩龍見。現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井。  
 中。綱。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綱。夏旱。綱。秋七月。相國費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

極辭也。惟不書官者為貶之。

曰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

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

矣。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

治垣。員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參

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促治行裝居無何。居無幾時使者果

名參。參去屬祝其後相。後來相齊者參曰以齊獄市

為寄慎勿擾也。寄託也。擾亂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曰獄市所以并容。并包也。容納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

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

曹參屬後相

曹參日夜欲醉酒

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耕一遵何約束擇吏

木訥重厚長者名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

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釀厚之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

有言參輒飲。去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質為中大夫。帝怪參不

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趣促入侍。天下事非

若也。汝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彼也者我使

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百姓歌曹參

曹參養成漢家寬厚之風

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明也。若畫一。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盧璘曰。相天下者。立法易而守法難。曹參一遵何之約束。除吏為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其養成漢家寬厚之風。厥功良亦偉矣。秦誓稱。斷斷無他技。其參之謂乎。

綱。已酉三年春。與匈奴和親。法書。高帝遣使和親。則書也。何怨乎。惠。目。匈奴冒頓。見上卷。方彊。為書遺。去。高帝。非創焉耳。

季布責樊噲

立皇后張氏

后辭極褻嫚。慢。冒頓書云。兩主不樂。無高后怒。議以自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去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見上卷十

五。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亦傷也。甫起。而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瞞

也。謾。欺也。詐也。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

馬。遂和親。

綱。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法書。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

恆辭也。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倫序亦少乖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目后帝姊魯

元公主。卷七。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綱春正

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賦除其。綱三月帝冠。

除挾書律貫

綱除挾書律。法書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

立原廟

綱立原廟。法書也。叔孫通成之。明太廟則原廟果何為哉。直筆書之。目帝以朝長樂宮。太后數。朔蹕必。顏

其失自見。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止。煩民乃築複

行人也。司馬貞曰。言出入者。互文耳。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

道。見八武庫。在未央宮。蕭何。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

月出遊衣冠之道也。高帝衣冠藏在高寢。每月備法。駕一出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

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怪之。

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

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於渭。水名。在西。北。衣冠月出

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裴駟曰。原廟之

作始於惠帝。自是之後。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日人君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綱宜陽。今河南河南。雨。去。血。法書也。大異。

綱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法書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異之異矣。

桃李冬華 棗實

綱夏大旱。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懿。

綱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

留侯張良卒

相。綱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明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

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

則知子房托於神仙之意。昭然。司馬氏見。綱以周

勃為太尉。掌兵。漢初兩府。日丞相。日太尉。

綱癸丑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法書日食三朝大變也。書

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綱夏五月日食。既

遂昌尹氏曰。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

有美神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且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即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日書法之旨明矣。

綱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綱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漢置南北軍於京

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

不危哉。綱日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

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綱帝崩。太后哭泣不

止。張良孫辟疆為侍中。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綱盤易玉錄

卷十一

漢惠帝

木

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漢衛宮之兵謂之南軍京

城之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

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綱九月葬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法書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他

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予之歟不書立某

為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則曷為稱太子未嘗書

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初太后

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

即位

高皇后呂氏名雉惠帝崩少帝立后臨朝稱制八年而崩壽六十二歲

綱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法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

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

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

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正統大書見七卷綱冬

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

異其基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綱太后議欲立

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明曰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責平勃曰始與

高帝嘽歎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

王陵守白馬之盟

人臣之義以陵為正

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見上卷。乃抵堯罪。任教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

伊川程氏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而不諫。直亦畏死耳。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欲令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臣之義。當以陵為正。

致堂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勃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全社稷。定劉氏之功。是亦德侔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玉諸呂之罪耳。

綱夏四月。立張偃為魯王。張敖子。綱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山朝武三侯。皆太子所名。孝惠子也。綱立呂台為呂王。劉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綱秋。桃李華。

綱乙卯。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綱春正月。地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山崩。綱夏五月。太后封齊王。悼惠弟。通鑑作子。

桃李秋華  
地震山崩

綱蓋山崩

綱漢高后



劉章入宿

八銖錢

婦人封侯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七

章為朱虛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胸音渠。侯。令入宿衛。書宿衛不書。

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綱六月。

晦日食。秋七月。恆山王不疑卒。綱行八銖錢。銖錢二。

十四分書。書錢幣。綱太后立山為恆山王。更名義。

兩之一。法始此。綱丙辰。夏。江漢。見三五。水溢。綱秋。星晝見。現。綱伊。

洛汝水溢。伊洛二水在河南汝寧府。

綱丁巳。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嬰為臨光侯。書婦人

終。綱。日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譏之。綱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恆

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恆山王。

綱戊午。春。南越王佗。見上卷。反。自有司請禁南越

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見上卷。計欲倚中

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

攻長沙。今湖廣長沙府。敗數縣而去。

綱己未。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

春。星晝見。行五分錢。

綱庚申。春。正月。日食。晝晦。二月。太后徙梁王恢。

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綱秋。七月。趙王恢自殺。太后

立呂祿為趙王。目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

五分錢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高后

七

劉章耕田歌

陳平燕居深念

后酖見上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恆欲徙王趙代三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穡密也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嘗燕居深念

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素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周勃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龜山楊氏曰予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兔而成功亦幸而已  
雪航趙氏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此亦非攘利之為而非君

陳平漢初  
罪魁

子正夫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陵  
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己端居深念殊無一  
策匡救昔且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  
教交驩周勃向使羈寄不可使祿產不解兵豈  
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就穆平亦竊安漢之  
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  
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周勃豈真有理  
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為漢初罪  
魁豈不置六出奇計見上卷十  
然乎 註六對文帝見下十七

綱九月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見上

綱辛酉夏江漢水溢見上 綱秋七月太后崩遺詔

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目初太后

祓弗還祓除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祓除不詳過軹止道在西安府

東見物如蒼犬來擗棘持也掖肘脇上之云趙王如意

一見上為崇歲神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

居北軍產居南軍南北軍見上六戒曰我蒞大臣恐為變必

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蒞綱齊王襄發

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

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

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則受其

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

齊王灌嬰兵皆罷目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

劉章告齊王發兵誅諸呂

灌嬰與齊連和

酈寄說呂祿

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今山東濟南府。見上入。遺去聲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以力要之商，令寄給臺上聲。欺也。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

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他人子。名弘。少而足下不急之國，

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

祝也。太尉請梁王呂產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

必罷，足下高枕去聲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

計猶豫。見九卷。二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質。曹參子。見產會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宗告

產，且趣促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

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見八卷。三。矯內納勃北軍。

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

曹窋聞語告平勃

軍中皆左祖

劉章殺呂產

劉章斬呂更

右祖但祖也。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命密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去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輿載就謁者同車共載。因節信馳斬長樂官名見上四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見上。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恆

**綱**諸大臣迎立代王恆。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法書呂后何無母道也。后則曷為無統其為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后不書太所以絕之於文帝也。**綱**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

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鄙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謹存君親可也。致堂胡氏曰：太尉左祖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祖。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母往觀變

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貫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山今西大同府蘇州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名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相入也。此所謂磐盤石之宗也。磐大石也。荀子國安于磐石。天下服其彊。二矣。除

大王勿疑

願請開

王者無私

秦苛何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見上卷九。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去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王乃命昌參乘。見十六卷六。武等六人乘傳。見上卷五。詣長安。漢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至渭橋。橋跨渭水。上在城外。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開。不於衆中顯論也。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底而議

之。邸舍也。漢制。凡郡國朝宿。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

等皆再拜言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向讓者三

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牟。故城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侯興

居請除宮。本紀作清宮。乃與太僕滕公。夏侯嬰。入宮載少帝

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見上卷。夜拜宋昌為

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巡察也。殿

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至前殿。夜下

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名恆。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無嗣。呂后崩。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歲而崩。謚法慈惠愛人曰文。漢興

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專

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

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綱 壬戌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

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雌明發

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

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

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

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

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

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自然。而

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為有功。即後所書觀之。

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

此功賞之斷案

綱目蓋易知錄

卷十一

漢文帝

十五

袁盎論周勃

除收孥相坐律令

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也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綱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目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

法已論平聲而議罪也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同所坐

之及為收孥孥妻子也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朕甚不取其除收孥

諸相坐律令綱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綱三月立

竇氏為皇后目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

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

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

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綱詔定振

窮養老之令目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

振窮養老詔



令四方毋  
來獻

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sub>店</sub>。近邊於危亡而莫  
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  
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  
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  
加帛絮。綱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會出。綱令  
四方毋來獻。目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亦作  
前。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屬祝。車在後屬  
連屬也。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吉行。巡日  
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

文帝脩代  
來功

五十里師行。伐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綱封宋昌為壯  
武侯。目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  
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致堂胡氏曰文帝脩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  
侯者纔宋昌一人此所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  
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  
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三時去年秋九月自代來至  
今年夏四月是歷三時矣。

綱秋八月右丞相勃免。目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  
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

陳平決獄  
錢穀之對

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見八卷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即司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綱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書凡使稱名。目初隆。慮閩。今河南侯。龍擊南越。法嘉不辱也。趙佗因此以兵

威財物賂遺

去聲

閩越

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今福建等

地。西甌

今廣東瓊州府。瓠越駱

今安南國交州府。皆役屬

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

於南越

為裏是為黃屋。纛以犛牛尾為之。如斗。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犛音茅。

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今直隸者。置守邑。歲

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

賈前使南越見

上卷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

於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

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

綱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文帝

十八

文帝賜趙  
佗書

立。乃者猶言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  
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  
為寇不止。長沙苦之。見上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  
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為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  
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去聲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  
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

趙佗報文  
帝書

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  
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猶言酋長老夫臣  
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  
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見上卷孝惠皇帝義不忍  
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  
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牝。母予牝。老夫  
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  
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父母墳墓已壞。怪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平聲。議法也。吏相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矣。

南軒張氏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書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彼見帝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亦首日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諱哉推此一端忠

信可行於蠻貊也

信吳公為廷尉

綱名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大中大夫

書書廷

吳公治平

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也而帝之目上聞河南今河守吳公史失治平均平為天下第一名以為廷尉

吳公薦賈

見上吳公洛陽洛陽今河南府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

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

卷二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耕秦法帝

謙讓未遑也

綱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日綱十

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一月以周勃為丞相。綱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明發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自秦禁偶語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謹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由天下之人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於冊足為千古之美目穎陰故城在河南侯嬰灌騎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爛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賈山至言

而不敢自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疲不能勝升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天下已潰會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

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法度也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連上聲。駕人以行曰輦。受其

止輦受言

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墓陵於此，因置霸陵縣，即今咸寧也。上欲西馳下峻阪。返中郎將袁盎騎並傍車擊攬轡。並依其轡，不容馳下。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五路駕六馬，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作六駢。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座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

袁盎諫馳峻阪

袁盎引卻慎夫人坐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文帝 二十七

親耕藉田

賈誼說上積貯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綱春正月，親耕藉田。法書耕籍何

重農且恤祀也。書耕藉始此。目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以長，天下財產何得不斃也？竭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丈入聲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循也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蹈藉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綱三月，立趙幽王。趙王友為子辟疆為河閒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

除誹謗妖言法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王揖為梁王。目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今直隸城陽。見上。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王然後立皇子。張南軒曰有司請王諸子先詔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綱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法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目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者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者書之。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

半

連月而食

文帝仁柔之過

租之半。書上書親耕藉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道目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綱甲子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綱丞相絳。今山西平陽府絳縣。侯勃免就國。綱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在直隸真定府冀州。侯審食其。明發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也。目初趙



王敖見上卷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震懷孕也及貫

高事發見上卷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見上

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惠惠恨即自

殺吏奉捧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

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

以為不彊爭諍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

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

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

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見上稱制擬於天子袁盎

劉長鐵椎

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綱夏五月匈奴入寇

帝如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淳化縣甘泉山上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

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

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書內書反矣不書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

少思目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見上大臣許以趙

王章以梁王興居章弟帝聞其初欲立齊王見同故繼

黜其功割齊二郡濟北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

頗快快聞帝幸太原今山西太原府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

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綱以張釋之為廷

以張釋之為廷尉

尉。曰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去聲。陞也。袁盎薦之

為謁者。掌賓贊受事之官。朝畢因前奏事。上曰。卑之母甚高

論。令平聲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閒得失。上說拜謁

者僕射。夜。百官志謁者僕射。從行。從上。登虎圈。上

聲。圈。養獸閑也。虎圈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登苑中。上問上林尉諸禽獸

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掌聽訟於虎圈者。從旁代尉對甚悉

欲以觀。貫也。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

是邪。召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

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甜入聲。多言貌。利口捷給哉

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米。相順從也。

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

名使參乘。見十六卷六。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百官志

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舉對策者。頃之。太子與梁王。見

二。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釋之追止

之。劾。技也。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

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

之。拜為中大夫。是歲為廷尉。上行出中涓橋。涓橋有

張釋之劾太子梁王

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  
 始皇造以渡渭南離宮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  
 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西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  
 里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  
 便橋唐名晉櫟陽見上卷十二茂陵見十三卷二六  
 咸陽橋註陵見十三卷二六

乘輿馬驚捕屬祝廷尉釋之奏犯蹕見上當罰金上

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

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病也平其不壹傾傾

平平天下用法皆為去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

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座前玉環得下廷

廷尉天下之平

尉治釋之奏當棄市殺人曰棄市王制刑上大怒曰

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

吾所以共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見上

一杯哀手土不敢斥言毀撤山陛下且何以加其

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龜山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日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開人主安殺入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綱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

張蒼律歷

蒼好書博聞尤邃歲律候氣之管見歷算數也所

日時綱名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目上名河東今山西平

陽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

雷邱見上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

故名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

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平聲而名臣以

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

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名君爾綱以賈誼為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長沙王太傅目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

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

用其議以為長沙見上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

見上方受釐同禱。祭祀福胙也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

也綱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書既而赦之何

目周勃既就國見上每河東守郡尉丞行巡察也縣

至絳見上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

告勃欲反下廷尉逮見上卷治薄太后謂帝曰絳侯

夜半前席

周勃知獄  
吏之貴  
地震

始誅諸呂。縮繫也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  
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  
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綱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致堂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  
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  
泥而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脩德正事  
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  
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祇栗恐懼。思所  
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  
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脩德化。節用愛  
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歟。

綱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初秦用半兩

錢

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蒞劫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

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見上

賈誼諫除  
盜鑄令

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

雜以鉛鐵者。其罪黥擊。墨刑在面然鑄錢非殺同雜為巧

則不可得贏盈。餘利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

名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入操造幣錢也之勢。各隱

屏丙。隱身。屏跡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

賈山諫除  
盜鑄令

其勢不止。不如收之收銅於官。而官自鑄賈山亦諫。以為錢者

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

文帝寵幸  
鄧通

民為之。是與入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

銅山在嚴道使鑄錢。吳王濞見上卷有豫章故城在

州府長銅山在湖州府招致天下亡命見二十六卷者以

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不賦於民而國用饒足。以

是吳鄧錢布天下。綱徙代王武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

綱丁卯六年冬十月桃李華。綱淮南王長謀反。廢徙

蜀道死。綱淮南王長見上謀反。事覺。召至長安。赦徙

處蜀。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見上弗為去聲置嚴傳。

袁盎諫徙  
淮南

吳鄧錢  
桃李冬華

以賈誼為  
梁王太傅

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粹逢霧露病死。陛

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王果憤恚。恚

不食死。上聞。哭甚悲。諡曰厲王。綱以賈誼為梁王。見上

太傅。綱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

一。言諸侯強大。可為流涕者。二。一言朝廷奉蠻夷。輕

反側。難制。大患。可為長大息者。六。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

當輔導太子。五。言當審定。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

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薪同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

抱火厝薪

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長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齊悼惠王子濟北王興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不

告之天子春秋鼎也。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

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

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眾理解。械支節。

也。至於髓。寬骨。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

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

眾髓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觸也。以芒刃。臣以為不

屠牛坦解

世刃斧斤

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下無倍。同畔。之心。上無

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臥赤子。幼君也。天

下之上而安。植。立也。遺腹。君未生者。朝委裘。以君所服之裘委之於位。受羣

臣之。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

方病大瘡。腫。一脛。形去。之大幾如要。同一指。之大幾

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

鵲。見上卷。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

方倒懸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  
 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情以奉之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  
 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獸而獵田苑不搏反  
 寇而搏畜菟徒楚人謂虎為菟於菟於音烏翫玩同細娛魚而不圖  
 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去聲皁黑緋厚而  
 富民牆屋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硯其領庶人孽妾  
 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喘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

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  
 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商君見六遺  
 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  
 富子壯則出分問家貧子壯則出贅醉贅癯也男  
婿言猶入身借父耜鉏慮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  
之有贅癯也誅歲語貴誦也抱哺步口其子與公併並倨對敵而  
 婦姑不相說悅則反翻脣而相稽相與其慈子嗜  
 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



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爾。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  
 也。筦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常法  
 也。命君君臣臣。上下有差。雌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  
 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以繫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

覆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  
 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  
 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始也  
 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現之南郊。以太子見於天也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  
 提有識。三公太師太保三少少師少保。明孝仁禮義。以道  
 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  
 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

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鼻之刑。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石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刈。草菅姦然背似茅而滑澤。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

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言高卑有等也。陛升堂之階級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此言陛高堂亦高陛卑堂亦卑。也。廉堂也。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如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新也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疽藉也。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縶同綫音屑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利罵而榜邦笞之榜亦笞也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古者大臣有坐去聲不廉而廢者曰簠無簠不飾簠

皆禮器飾。坐汗穢淫亂者曰帷薄。同。不脩。薄簾也。卿

整齊也。以簾所以坐罷。疲。軟不勝。升。任者曰下官不職。三句

自障蔽。戴禮及。故貴大臣定有臯。罪本。矣。猶未斥。然正以呼

家語。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也。大何。問也。之

域者則白冠。犛。離。犛。牛。嬰。喪。服用。犛。為。盤。水。加。劍

凡殺牲以盤水取。造請室。請。臯。而請臯爾。不執縛繫

頸血以示亦若此。引而行也。其中有中臯者。聞命而自弛。廢也。自

人頸盤。戾。而加也。使人以綬加於頸。其有大罪者。北

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捫。抑而刑之也。捫。持。頭。髮。

也。抑。按。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

禮。故羣臣自憙。喜去聲。好。嬰。加以廉恥。故人矜節

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言何所喪失。而不為。此投鼠忌器。故曰可為長

大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

罪。皆自殺。不受刑。

岡盤易知錄 卷十一 漢文帝 三六 養心吳氏曰。按。誼傳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誼

日懷王自墜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  
 苟然為奧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  
 絳灌復何如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  
 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  
 豈特父子手足骨肉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  
 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之新亦已難矣為  
 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  
 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惟吾之所欲為安有立  
 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其後卒以自傷哭泣  
 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  
 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  
 合王蘇二說觀之則生之醇疵可見矣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一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270